

# 公開授課實施缺失之檢討評析一 兼論課綱法規及學校實施之修訂調整

賴光真

東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 一、前言

十二年國教課程總綱在實施要點「教師專業發展」部分提到，「校長及每位教師每學年應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劃下，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並進行專業回饋」（教育部，2014）。爰此，國教署制訂「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及「高級中等學校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6，n.d.）（以下分別簡稱國中小參考原則、高中參考原則，或兩項參考原則），縣市或學校進一步研訂落實執行公開授課的規範與方式，公開授課現已成為各校教師每學年的例行事項之一。

公開授課實施迄今業已屆滿三個學年，絕大多數學校及教師均能依課綱「行禮如儀」，「功德圓滿」的完成（姑不論疫情造成實體/遠距教學交錯下，實施狀況可能受到若干影響），惟實施是否合宜，實有必要予以回顧，並檢討評析其間缺失之處，尋求修訂調整，以期此項政策規範能達成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形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以及提升教師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的宗旨。

## 二、公開授課缺失之檢討評析

筆者近兩三年在諸多場合與教師討論或請教，發現各校各師之公開授課做法不全然相同，但其運作普遍存在下列未盡合宜之處。

### （一）預排班表造成授課單元並非專業成長需求所在

國教署兩項參考原則均提到，學校應於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九月三十日前，或者每學期開學一個月內，將當學期教師公開授課的計畫或資訊，公告於學校網頁。基於此，各領域教學研究會、年級/年段或教師專業社群的學期初會議，都會先商定當學期擬公開授課的教師名單，甚至協調排好「班表」，提交教務處彙整公告。而教師公開授課的教學單元，則是依據排定的班表日期，順應學期教學進度而決定。

預排班表並上網公告，目的應是敦促教師預為思考與準備，並記得完成課綱規定的公開授課任務。但是，此種預排班表的方式卻也造成公開授課教學的單元，其教材教法未必是當事教師最有需要獲得專業成長之處，而最有需要改進之

處反而無法藉由公開授課獲得回饋助益，形成需求與機會無法對應的現象。

## (二) 流於形式的備課

國中小參考原則提到共同備課一詞（高中部分則僅強調課前說明），因此國中小通常將公開授課歷程界定為備課、觀課、議課三步驟，且備課均強調共同備課。至於共同備課的實施，國中小參考原則提到「共同備課，得於公開授課前，與各教學研究會、年級或年段會議合併辦理；並得於專業學習社群辦理」。而實務上，教師指出確實多是利用領域教學研究會或年級/年段會議時間進行。合併領域教學研究會、年級/年段會議實施的共同備課，經常出現下列幾項問題。

第一，過於簡略。教師指出，領域教學研究會或年級/年段會議召開的頻率，以每月一次居多，部分甚至兩月一次。而會議中優先報告、討論、商議或安排各種行政事項，已然耗費許多時間。處理完畢，經常僅剩短短的時間進行共同備課，由下次會議前將輪到公開授課的教師對會議全體教師（無論是否擔任其教學觀察者），說說自己擬公開授課的單元與概要，其他教師視狀況給予回饋。由於時間短促，說明簡略，鮮少能深入對話討論，頂多只能稱為說課，甚至稱為說課也仍覺不足。所謂的共同備課，不但內涵與名稱無法相稱，更無法發揮實際效益。

第二，排擠教學觀察前會談之實施。由於認定領域教學研究會或年級/年段會議已經完成備課或說課，因此許多學校或教師就不另外實施教學觀察前會談，由於沒有實施教學觀察前會談，公開授課教師與入班觀察者之間沒有較為詳細的說明、溝通、討論或任務分派，教學觀察也就難以深入而專業。

第三，觀察前會談與公開授課時距遙遠。即使領域教學研究會或年級/年段會議共備時間確實實施了觀察前會談，但是會議召開時間可能與教師實際公開授課的時間距離很遠，極端一點的例子可能時距長達一個月甚或兩個月，有違教學觀察三部曲應緊湊進行、時距不宜太遠的基本原則。如此提早「順帶完成」的教學觀察前會談，其會談內容早已遺忘，失去原本會談的功能。

第四，對非觀課人員進行觀察前會談。利用領域教學研究會或年級/年段會議共備時間進行觀察前會談，也會出現部分並不會出席特定教師公開授課的教師卻也同時參加其觀察前會談的情形，這雖非太嚴重的弊病，但卻也非屬必要。

## (三) 被「一節」迷思束縛的觀課議課時間

公開授課的觀課與議課，教師大多數表示各以一節課的時間實施，且兩項參考原則亦均提到「公開授課時間，每次以一節為原則」。能夠各花一節課時間好

好進行教學觀察，並且給予深入的專業回饋，本來是值得鼓勵的事。但是，觀課議課總是要各花一整節課，勢必增添教師較多的負擔。

第一，假設備課、觀課、議課都各一節課，則教師每學年因為公開授課，將增加至少六節課的負擔（本身公開授課一次，出席其他教師的公開授課擔任觀課者一次；若三人一組，則更將增加到九節課）。然而，教師平時已經抱怨課務、班級經營或行政兼職負擔沉重，如今公開授課增加其負擔，時間卻又不能適當酌予精簡壓縮，對教師負荷而言不啻是雪上加霜。

第二，另一種常見現象是教師認為必須以一節課時間進行議課，但又感覺沒有那麼多內容需要或可以討論時，囿於必須待滿一節課，因此議課時間往往先閒話家常、抒發抱怨。這對教師心理健康與衛生並非壞事，但卻可能喪失議課的優先性，壓縮議課的時間。聊完之後，使用僅剩的有限時間匆忙進行本次集會的議課正事，不但浪費時間，還顯得本末倒置。

#### (四) 無益或不確定的觀課人員

為確保完成公開授課，教師勢必會預先安排基本的教學觀察同儕，少部分學校公告教師公開授課班表後，會開放歡迎其他教師或家長報名參與。無論分配排定觀課同儕，或者開放其他教師或家長參與，觀課人員對教師教學專業成長未必能夠發揮效益，甚至容易造成教師焦慮不安，或改變教學觀察的型態。

第一，消極應付，盡說好話。如果觀課者是由領域/年級/年段會議協調安排時，觀課者容易抱持勉強完成被分派任務的消極心態，因此敷衍了事；加上自己與公開授課教師即使是同事，但未必有足夠良好的職場友誼，不願平白得罪同事，因此議課時總是扮白臉角色，稱說自己從公開授課教師身上學到好多可取之處，對於缺點則輕描淡寫或隻字不提。雖說這也有讓公開授課教師感到愉悅的效果，有時也有益於觀課教師，或裨益同儕關係，但是就促進教師教學專業發展的原初宗旨而言，卻並非好事。

第二，導致公開授課教師焦慮不安，變成教學觀摩型態。分配排定的觀課人員通常多為同領域/年級/年段的教師同儕，教師對這些同儕都未必熟悉與放心，如果還有更不熟悉與放心的學校其他同儕或是家長前來，教師更感焦慮不安。對於不信任或不放心的他人，人們不會願意在他們面前暴露自己的弱點，讓他人窺見並批評，教師亦然。因此，公開授課經常變回傾向教學觀摩的型態，教師力求把自己教學較為理想、沒有問題的一面呈現出來，這對登台公開授課教師的教學專業成長而言，也並無太大的助益。

至於家長觀課，高中參考原則並無提及，國中小參考原則則提到「學校應定期邀請家長參與教師公開授課或其他課程及教學相關活動……」，部分學校也因此而為安排家長參與教師公開授課而傷腦筋，不但需要尋覓同意開放家長參與的教師，還要尋覓能夠入班觀課或全程參與公開授課的家長，增添不少負擔。曾有教師透露學校對於家長參與教師公開授課，特別制訂兩項基本要求，第一，包含家長必須曾經參加至少半天的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相關研習，第二，若要參與公開授課則必須三部曲全程參與。在這兩項基本要求下，幾乎沒有任何家長能夠參與教師的公開授課。這些基本要求不無其合理之處，但卻也隱約透露出教師不喜歡、想方設法「阻擋」家長參與教師公開授課的意圖。

#### (五) 全校通用的觀察記錄表格

目前許多學校制訂一式通用的公開授課觀察記錄表提供教師使用。觀察記錄表多半參酌過往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所發展的規準與指標，屬於廣泛性的觀察，羅列教師課堂上的課程、教學、評量，乃至於師生互動、班級經營等項目，引導教師進行全面性的教學觀察。

使用通用表格進行全面性的教學觀察並非不可。但是若要透過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來促進教師教學專業成長，每位教師亟需改善、精進或成長的事項各有不同，則必須針對各該教師的焦點問題或需求，蒐集不同的事實資料，因此必須使用不同的觀察技術與工具，進行聚焦而深度的觀察，從而產出確切、專業且實質的回饋。然而，目前這種年復一年使用同式通用表格進行廣而淺的觀察，年復一年的聽著類似的客套回饋，對於教師專業成長之幫助十分有限。

### 三、課綱法規與實施方式修訂調整

對應前述公開授課回顧與檢討評析所發現的問題缺失，筆者認為應該針對課綱、參考原則以及學校實施等多方面進行微調修訂，以引導改善實施狀況，真正促進教師教學專業成長。

#### (一) 課綱的微調

課程總綱中「為持續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形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校長及每位教師每學年應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劃下，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並進行專業回饋」的文句，建議酌做三處語詞的修改。

### 1. 「公開授課」改為「同儕教學觀察」

課綱使用「公開授課」一詞，可能受到若干年前風行一時的「學習共同體」之父佐藤學「教育的公共性」主張影響，強調教師打開教室，讓其他教師、家長、社區人士關心甚至參與教師教室裡的教學。然而何謂「公開」？公告公開授課的班表，開放其他教師或家長自由報名，當天熱熱鬧鬧大拜拜一場，才叫做公開？若僅排定一或兩位觀課教師入班，把教室大門關起來進行觀課，算不算公開？「公開授課」頗易生迷惑且名實不符。西方類似的教師專業成長活動幾乎都稱為同儕觀察（peer observation）或同儕教學觀察（例如 Cambridge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Team, 2022；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Victoria, 2022），罕見公開授課類似用詞，由此可見一斑。

若就教師教學專業成長而言，教學觀摩取向雖然也是方式之一，但晚近已經漸漸轉向基於當事教師問題焦點與成長需求的教學觀察，而此種教學觀察重視的是能不能有讓觀察者安心、信任且適任的觀察者入班，能針對教師的問題焦點與成長需求，積極負責的認真觀察紀錄，並給予高度專業的回饋建議；至於公不公開，並非關鍵或緊要。因此在課綱微調修訂時，建議將「公開授課」改為「同儕教學觀察」（後文將儘量使用「同儕教學觀察」一詞）。

### 2. 「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劃下」改為「在學校、社群或自主規劃下」

課綱微調修訂時，建議將「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劃下」改為「在學校、社群或自主規劃下」，以期暗示並促進教師結合個人問題或需求而自行主導教學觀察，使整個歷程更客製化、專業化，並培養教師為自己的專業成長而積極負責與行動的態度與習慣。對這類有意自主追求更高度專業成長的教師，學校應信任之，只需在學年或學期初取得其承諾，學年或學期結束前對其是否如先前承諾，完成至少一回的同儕教學觀察，予以督促或把關即可，不必務求在學期初即排定僵化的班表。

### 3. 「形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與「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調換順序

教師應理解同儕教學觀察只是蒐集教學客觀事實資料的歷程，其後還必須搭配專業回饋，而且這兩者還都只是手段，其目的應進一步指向「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及「形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而就此兩者而言，教育最終極的目的多半還是訴求提升教師教學品質以及學生學習成效。因此，在課綱微調修訂時，建議順序調換，改為「為形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持續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讓教師認知其所作所為，最終均指向提升教師的教學品質以及學生的學習成效。

## （二）參考原則的修訂

國教署制訂的兩項參考原則是縣市、學校與教師實施同儕教學觀察最主要且較具體的參考依據。惟針對前述發現的問題缺失，建議兩項參考原則酌作下列的修訂調整。

### 1. 「備課、觀課、議課」改為教學觀察三部曲慣用語詞

領域/年級/年段之教師若能共同備課，共同就關心的課程、教學或評量等進行研究探討，其價值絕對值得肯定。但是，更好的共同備課應該是在領域/年級/年段以處理行政事務為主的會議之外，另覓時間召開以教學研究為目的的會議，或者成立社群進行，較能真正落實共同備課的真諦。

對於教學觀察而言，共同備課與否並非必要，無論是否共同備課，教學觀察三部曲都可以進行。但若要促使教學觀察能夠精確到位，發揮效益，教學觀察前會談當比共同備課更為重要。若忽略觀察前會談，則教學觀察與觀察後回饋會談的效益將會大打折扣。基於此，修訂參考原則時，建議將現有的「備課、觀課、議課」等相關語詞，改為教師歷來熟悉的「觀察前會談、教學觀察、觀察後回饋會談」此教學觀察三部曲用詞，如此將更能符合實際需求，並促使同儕教學觀察發揮效益。

### 2. 家長改為教師邀請之選擇性對象之一

家長參與教師公開授課應該也是受到佐藤學「教育公共性」理念的影響。家長若具備意願與知能，能透過教學觀察協助教師教學專業成長，自然可以成為觀課者。

不過實務上，能夠具備意願與知能的家長並不多，勉強邀請或安排家長入班觀課，學校、教師與家長三方均備感困擾，且多流於形式，效益通常有限。因此參考原則修訂時，建議將「學校應定期邀請家長參與教師公開授課或其他課程及教學相關活動……」，改為「教師得視意願或需求，邀請家長參與教學觀察」。換言之，家長應比照高中參考原則所提到的校外專家學者，改為是教師得選擇性邀請的對象之一。如果教師不認為有此需要，或自覺並無適任觀察者的家長，或家長無此意願，那麼就可以減省此一安排。如此，對教師、學校、甚至家長，都可以減輕負擔與壓力。

### 3. 毋須上網公告

由於將公開授課改為同儕教學觀察，將教育公共性之理念與教師同儕教學觀察脫鉤，將家長改為由特定教師視需求自行邀請始入班參與觀課，而且也建議容許部分教師自主決定同儕教學觀察之時程，不必在開學初即硬性安排班表。基於

這些原因，同儕教學觀察此項教學專業成長事項，不再是應該對外部公眾公開的資訊，純屬學校內部教師之間的事項，因此參考原則修訂時，建議刪除上網公告相關規定。

### (三) 學校的調整與努力

透過同儕教學觀察促進教師教學專業成長，最終仍仰賴學校與教師重視並落實此一政策事項，因此學校層級亦應有對應的理解與積極作為。

#### 1. 鼓勵或協助教師提升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知能

同儕教學觀察要能促進教學專業成長，除了要有意識與意願之外，也需要教師具備相關的知能，包含：教師擔任教學觀察者時，必須具備較為專業的教學觀察技術，以及參與專業會談的能力；擔任授課者時，必須具備主導教學觀察三部曲運作的能力。

教師專業發展相關權責現已交付地方政府，未來各校應鼓勵教師參與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所辦理的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相關培訓、研習或工作坊。若要鼓勵教師成為為自己專業成長負責的教師，更可以鼓勵教師選修各縣市開設的「授課教師主導的教學觀察」(Teacher Driven Observation, TDO) 相關課程。若縣市沒有開設，或各校認為另有加強之需求，亦可邀請講師蒞校，或者參考相關文獻(張民杰、賴光真，2019；賴光真、張民杰，2019；賴光真、賴文堅、葉坤靈、張民杰，2019；Kaufman & Grimm, 2013)，善用線上資源(臺師大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人才培訓輔導計畫，2022a)，自主開辦相關培訓、研習或工作坊。

#### 2. 蒐集多元觀察工具供參考選用

目前相當多的學校仍僅提供單一通用的教學觀察記錄表，無形中暗示教師年復一年的進行無焦點、廣而淺的教學觀察，難以真正引導教師發覺並界定自己的教學問題或成長需求，選定適當的觀察方法與工具，進行聚焦的同儕教學觀察與深度的專業回饋。因此，各校應廣泛蒐集更多元的教學觀察工具(即觀察記錄表單)，提供教師認識並參考選用。依據臺師大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人才培訓輔導計畫(2022b)的彙整，可用的觀察工具至少有 22 種以上，且仍持續研發增加中，學校即可提供此類資源讓教師知悉並善用。若欲蒐集的教學觀察資料並無現成工具可資運用，則鼓勵教師依據需求自行設計，事後更可進一步徵詢同意後，將其自行設計的觀察工具，納入觀察工具資料列表中。

#### 3. 遵循原則，容許卓越的例外

兩項參考原則的用詞多以「為原則」呈現。通常有原則就會有例外，但是對

許多學校或教師而言，原則會變成不可違背的鐵律。原則自有其合理性，但是若例外具有正當性，且比原則性的實施更加卓越，學校或教師應有智慧加以辨識，並勇於容許甚至鼓勵這些卓越的例外。

例如，參考原則中提到「公開授課時間每次以一節為原則」，雖然原意在於對過程做規範，以確保產出較豐富的結果，換言之，就是希望透過一節課為原則的規定，促使教師能較紮實的進行同儕教學觀察。但是較長的時間不代表必然產出較豐厚優異的質量，而較短的時間也並不等於質量產出必然較為淺薄低劣。

人們有時強調歷程比結果重要，但其實很多事情卻應以能否達到目的為主要考量，歷程反而未必是重點。如果一顆痛牙能 3 分鐘處理完成，何必需要花到 30 分鐘才算數。同樣的，如果一回教學觀察的三部曲，分別都能透過少於一節課的較短時間即予完成，且其三部曲產出的資料質量不亞於、甚至更高於那些耗費一整節課者，完成之後相關教師就各自忙自己的其他事情去了，如此豈不更佳，例如 Kaufman & Grimm（2013）倡議的同儕教學觀察就強調時間以需求為主，能精簡尤佳。因此，參考原則雖然有「公開授課時間每次以一節為原則」的規定，但學校與教師應認知其就只是原則，應該允許例外，若例外的產出質量會比原則更為卓越，那麼此原則不宜成為限制卓越的框架。

同樣的概念也可以用在「以校內教師觀課為原則」此項原則上。各校教師基於方便及其他考量，實務上本即優先且主要安排校內教師擔任觀課。但是，這項原則也不應成為限制。就如同教師得視意願或需求，邀請校外專家學者或家長觀課一般，若教師自覺邀請其他學校的特定教師跨校觀課將更為適任，學校應該適當允許。對許多偏鄉小校而言，更應積極歡迎或鼓勵跨校同儕教學觀察之做法。

#### 4. 突破公平互惠、勞逸均等思維的侷限

參考原則並未提及教師應擔任觀課者之次數，惟學校教師通常在意勞逸是否均等，因此會基於公平互惠來分派安排觀課人員。公平互惠有其重要性，但對於同儕教學觀察而言，觀課者最重要的是要有意願、有能力，且時間能夠配合，如此方能真正協助授課教師觀察並蒐集記錄教學客觀資料，並給予專業回饋與對話討論。在此情況下，過分拘泥於公平互惠、勞逸均等，僵化的講究「一報還一報」（我授課時有一位老師來觀課，那我也就只去一位老師的授課課堂擔任觀課者），往往就會變成是對卓越的障礙。

學校應思考如何引導教師突破公平互惠、勞逸均等思維的侷限，特別是對於擔任觀課者，學校應鼓勵某些具備受肯定知能的教師，可以接受「本分之外」更多場次的觀課邀請，請其不拘泥於公平互惠或勞逸均等，欣然同意，協助同儕專業成長。相信，這些受邀的觀課者，因為更具相關知能，更具榮譽感或責任心，其觀察記錄與專業回饋之質量，必然會比其他一般觀課者所無法比擬。而這些教師也將會是帶動教師不斷尋求專業成長的重要領頭羊。

## 參考文獻

- 張民杰、賴光真（2019）。從教室內把大門打開：授課教師主導的教學觀察（TDO）。**臺灣教育評論**，8(7)，102-106。
- 教育部（201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臺北市：教育部。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6）。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臺教國署國字第1050111992號函發佈。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n. d.）。高級中等學校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取自[https://www.k12ea.gov.tw/files/class\\_schema/sh/17/%E5%8F%83%E8%80%83%E5%8E%9F%E5%89%87.pdf](https://www.k12ea.gov.tw/files/class_schema/sh/17/%E5%8F%83%E8%80%83%E5%8E%9F%E5%89%87.pdf)
- 黃郁倫、鍾啟泉（譯）（2012），佐藤學原著。學習的革命：從教室出發的改革。臺北市：親子天下。
- 臺師大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人才培訓輔導計畫（2022a）。授課教師主導的教學觀察（TDO）示例動畫。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mCLce5c7RGS-u3Xl\\_JKhpA](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mCLce5c7RGS-u3Xl_JKhpA)
- 臺師大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人才培訓輔導計畫（2022b）。TDO 公開授課紀錄表及觀察焦點與觀察工具的選擇。取自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2/folders/1BZnKNKgjqBnMYIITGmYIyKDJocc6lZA5>
- 賴光真、張民杰（2019）。授課教師主導的教學觀察（TDO）與公開授課的分析比較。**臺灣教育評論**，8(6)，73-80。
- 賴光真、賴文堅、葉坤靈、張民杰（譯）（2019），Kaufman & Grimm 原著。透明的教師—以同儕蒐集課堂資料精進教學。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Cambridge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Team. (2022). *Getting started with peer observ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ambridge-community.org.uk/professional-development/gswpo/index.html>
-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Victoria. (2022). *Peer observ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ducation.vic.gov.au/school/teachers/teachingresources/practice/improve/Pages/peerobservation.aspx>

- Kaufman, T. E. & Grimm, E. D. (2013). *The transparent teacher: Taking charge of your instruction with peer-collected classroom data*. San Francisco, CA: John Wiley & Sons, Inc.

